

## 序 章

弗兰克·布莱迪死了。他死得很突然，正应了这样一句老话，叫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893年12月16日下午，刚刚在数千人面前着实光彩了一阵儿的他，在离卡内基音乐厅不远处的弗兰希门咖啡馆里，同几位先生干了几杯香槟酒之后不久，便被从疾驰的马车滚落下来的酒桶砸中了脑袋，躺在了百老汇街的拐角处。一只蒙着黑色羊皮的精致小箱子从他的手中飞了出去，箱子里面那支由弗兰迪斯在1761年亲手制作的中音双簧管，被抛在了一位过路老太太的脚背上，令她发出了一声惊叫。

路人围了上去，这些人大都刚刚从音乐厅里出来，他们当中有人认出了布莱迪。刚才，布莱迪以出色的独奏赢得了听众席上的一片唏嘘。这会儿，看到他面带着鲜血和满足的神情躺在冰冷的街面上，人事不省，唏嘘声再度从人群中响起。

不一会儿，布莱迪的恋人凯西和好朋友沈赶了过来。他们蹲在这位双簧管乐手的尸体旁边，一边啜泣着，一边轻轻地为他擦拭净脸上的血迹。

“上帝啊！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公平？可怜的弗兰克！”凯西一面在胸前划着十字，一面喃喃道。

“别这么说，凯西，上帝是仁慈的，”沈将脑后拖着的

那条长辫缠绕在脖子上。“他在召唤弗兰克之前 还让他最后体验了成功的喜悦，这可是弗兰克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

的确 就在刚才 年届 30 还无声无息的布莱迪 经历了他有生以来最为辉煌的时刻。

那是在两个多小时以前，新近落成的卡内基音乐厅里座无虚席。做为纽约爱乐乐队的成员，布莱迪略带拘谨地坐在了第二双簧管的位子上。

演奏开始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指挥安登·赛特尔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同时，他眼睛的余光还从赛特尔的右肋下穿过，久久地停留在第一层看台上面那个装饰豪华、引人注目的贵宾包厢里。包厢里坐着一位生着宽脑门儿、留着满脸大胡子的男人。布莱迪觉得他很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渐渐地，在没活儿可干的时候，布莱迪便冒险尝试着正视那位相貌不凡的先生，而用眼睛的余光瞅着赛特尔。看着看着，他忽然想起来了。昨天傍晚，他在无意中看见塞特尔正是和这位大胡子一起走进弗兰希门咖啡馆的，当时看上去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似乎极为亲密。或许，这位先生是赛特尔的什么朋友吧！布莱迪暗自寻思着。

“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一乐章以两个强有力的和弦结束之后，音乐厅里出现了暂时的寂静。随着这寂静的临近终结，空气也显出了一种愈来愈强的张力。布莱迪的神经在这种张力之下顿时绷紧了。他知道，自己露脸的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了。因为第二乐章开始的这一段英国管独奏，可以说是“自新大陆”交响曲中的灵魂之笔。这个

活儿应该由他来干，总谱上就是这么安排的，他也没有法子去更改。而能否吹好这几个看似简单，但却饱含着情感的小节，关系到这部作品首演的成败。这是赛特尔在排练的时候几次向他强调的。眼下，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因为紧张，他的嘴唇有些发干，以至于搞得他的舌头得不时探出湿润的巢穴，格外辛苦地一次次全方位地乱舔，如同蛇吐信子一般。更令他担忧的是，自己那双捧着乐器的手此刻也在微微地打着颤，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演出中可是从来也没有过的。

在赛特尔的双臂缓缓地举起来的时候，布莱迪已经强迫自己镇定了下来。他心里清楚，在台下，一会儿至少要有 2800 双眼睛将注视着自己的表演，而其中就有凯西和沈。今天，他绝不能让这两个人失望，他要在这两个人的面前露一手，在全场听众面前露一手。

赛特尔那修长的双臂，在空中划出来一道优美的弧线，低沉而略带悲凉的乐声随之响起来了。简短的序奏过后，布莱迪吹响了他心爱的双簧管。

旋律如歌如泣，一下子便攫取了人们的心灵。布莱迪吹得十分投入，将曲作者的意图演绎得淋漓尽致。从台上朝着壮观的五层听众席上望去，只见无数双眼睛里，泪光闪闪，犹如夏夜的星辰。布莱迪的心被震撼了，他没有料到，这段小小的独奏竟是这样地富有魅力，更没有料到，自己的演奏水平居然能发挥得如此出色，出色得连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

当“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奏出来的瞬间，掌声几乎把音乐厅的顶盖给掀了起来。安登·赛特

尔在人们的狂热欢呼声中，不得不一次次地返场答谢。最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来到了贵宾包厢里，将那位宽脑门儿的大胡子先生请上了台。

掌声更加热烈了。大胡子向台下的人们致过意后，在赛特尔先生的陪同下，先同首席礼节性地拥抱了一番，随后便径直来到了布莱迪面前。

“请允许我来介绍。”赛特尔在一旁张口说道，“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希米亚作曲大师德沃夏克先生。先生，他是我们乐团的欧巴演奏家，弗兰克·布莱迪。”

德沃夏克朝着布莱迪伸出了一只熊掌般的大手，“安东宁·德沃夏克，小伙子，你吹得太好了，好得让我觉得这不是出自我笔下的乐曲。谢谢你！”

他的英语说得有些蹩脚，嗓音低沉浑厚。

“不是您的作品写得棒极了。”布莱迪握着德沃夏克的手说道，“比美国人写得还要有美国味儿。”

“不，小伙子，总的说来，它还是一首捷克风格的曲子，我说得对吗？”

布莱迪想了想后，点了点头。接着，德沃夏克一手握着赛特尔的手，一手握着布莱迪的手，三个人转过身来，面对着全场听众，举起了紧紧相连的臂膀。与此同时，他用耳语般的音量对赛特尔和布莱迪说道：“一会儿我们在一起喝一杯，我请客，还在老地方。”

20分钟以后，布莱迪提着乐器箱，踌躇满志地走出了卡内基音乐厅，前往弗兰希门咖啡馆去赴约。此刻，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今天演出的场景将会被流传下来，并且在许多年以后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他更没有意识

到，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场演出。

若干年后，一位姓沈的老年人在纽约港登上了开往东方的客轮。他随身的行李只有一只皮面斑驳的小箱子，箱里安放着一支擦得一尘不染的中音双簧管。

## 第一章

### 1

这个夏天真是热得邪乎。

今天，确切地说是 7 月 10 日。与酷热一起在城里肆虐的还有一个幽灵。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家伙不畏阳光 不惧人群 毫无顾忌地串街走巷 飘忽不定地戏弄着一颗颗沮丧或者是狂喜的心灵。它使出了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为那沮丧增加几分沉重，为那狂喜平添一些疯狂。

当然 这幽灵也不是遇人便缠 逢门必进的 它对自己的施虐对象还是极有选择的。在它那神奇的魔力之下 城里面那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们 首当其冲地成了它的掌中玩物。随后，这个可恶的东西就不请自来地光顾了他们那原本是风平浪静的家庭。

住在瓦刀巷深处一座杂院里面的沈家，是属于在沮丧之中又被幽灵添了沉重的那一类家庭。

沈家祖上很有来头，据说和西洋人瓜葛不浅。这所曾经是瓦刀巷最有气派的宅院，就是沈家先人在几十年

前花巨款置办下来的。到了 60 年代末，这院落被充公后，各色人等便陆陆续续地搬了进来。再到后来，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地震，忽然使得这宅院中的大片空地顷刻间变成了一块肥肉，在极短的时间里，便被院中的居民东家一刀，西家一斧地切割了去，变作了私有的地界。而曾是院主的沈家，因为老爷子大半辈子就会捧着个长管子，在一个乐团里面吹一些洋人谱的洋曲子，此刻正被一顶名曰资产阶级吹鼓手的大帽子压得无法抬头，自然也就失去了抬刀举斧的资格。于是一家人就被挤到了院子深处的一角旮旯里，悄无声息地苟且度日。

不久，人间有变，变得对沈家有利起来。可这时的沈老爷子，也只有躺在床上倒气儿的能耐了。3 拜头上，在耗完了沈家的家底儿之后，他也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之灯。面对着人满为患迷宫一般的破败宅院，他那刚刚从北大荒返城的独子沈承祖即使是满怀着重振祖业的雄心，也绝没有了恢复昨日的能力。于是便仨瓜俩枣地将这院子卖给了公家，自己仍旧蜗居在老爷子死前住着的这三间旧房里，地方虽窄，但因位置偏僻，倒也图着个清静。

虽说沈家住在曲里拐弯的深处，可是那幽灵还是找上了门儿。不为别的，就为沈承祖有个刚好 15 岁的儿子。

沈承祖的儿子名叫沈子聪，是市 198 中学的学生。今年初三正好毕业。沈子聪有个外号叫做“欧巴”，不论是在小学，还是上了中学，人们都这么叫他。没有谁想到要去考证一番这个绰号是哪位头一个叫起来的，也没有谁想

到要去调查调查这个绰号是在他几岁的时候起的。不过有关这个绰号的来历倒是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称欧巴的祖奶奶是欧洲人，欧巴就是“欧罗巴”的简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欧巴”是一种乐器，就是他时常吹的那支长管子 的外国名字。不管这么喊他的人赞同哪一种解释，反正欧巴这个听起来非常顺口、简洁的绰号就这么叫开了。就连不少看上去正经八板、严严肃肃的老师，在课堂上也这么欧巴欧巴地叫他。以至于到后来，他的本名沈子聪反倒被大家冷淡了。

其实欧巴的祖奶奶是美国人，名字叫凯西。不过凯西的祖籍，倒的确是在欧洲的一个叫做爱尔兰的国家里。因此关于“欧巴”这个绰号的第一种解释，倒也并非完全讲不通，只不过让人觉得有些过于牵强而已。但欧巴本人则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绰号来源于那支与自己形影相伴的古老的中音双簧管。他给它起了个十分亲昵的名字，叫做“鸫鸫”。鸫是一种小鸟的名字，叫声非常好听。

这支双簧管，是欧巴的爷爷的爸爸当年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人，也就是欧巴的爷爷的妈妈。这位洋女人就是凯西，她不仅会弹琴，还爱唱歌，亮起嗓子来就和鸟叫一样动听。欧巴的爷爷的爸爸和他的洋女人都是音乐迷，他们不仅把那支双簧管传给了欧巴的爷爷，还将艺术的基因也植入了他的体内，指望着他不仅能为沈家传宗接代，还要将这支富有纪念意义的双簧管，一代一代地吹下去。

欧巴的爷爷禀承父训，在悉心培养儿子的同时，自己

也成了国内一流的双簧管演奏家。然而儿子的音乐天资浅薄，再加上环境动荡，最终变成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倒是孙子欧巴，自小聪明狡黠，对这乐器无师自通。到了小学毕业的年龄时，竟把普朗克等人的奏鸣曲吹奏得滚瓜烂熟，韵味十足，使得后半辈子受尽憋屈的老爷子，最终得以心满意足地闭眼西去。

欧巴喜爱他的这支双簧管，那可是街坊同学和路人都有目共睹的。还是上初一初二那会儿，学校里功课不算太紧张，每天晚饭后，欧巴总要提着那只破旧了的乐器箱子，走出瓦刀巷，来到马路对面那个简陋的街头公园里吹上一会儿，无论冬夏，天天不落。到后来上了初三，沈承祖怕影响学习，将来考不上理想的高中，就劝儿子减少去街头公园的频度。欧巴打小就是个安分的孩子，对爸爸的话向来言听计从，便由每天的定时定点变为周末过把瘾。一年下来，既没有生疏了演奏的技巧，功课上还成了年级里的出类拔萃之人。无论是学校自己命题的月考，还是全市统一命题的模拟考，欧巴的名次总是高居不下，着实令到学校为他开家长会的沈承祖脸面上一片灿烂。

“您孩子的学习看来比较稳定，照现在这种水平，报考四中还是很有把握的。”班主任的措词尽管听起来极有分寸，但沈承祖还是从这话语之中，觉察出了她对欧巴的钟爱。

虽然有了班主任的话垫底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沈家还是稳妥了一把。两口子晚上躺在床上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不报声名赫赫的全国重点学校四中，而将报考表上的头三个志愿，统统填上离瓦刀巷比较近的区重

点学校——鹿角中学。

“稳着点儿好，”沈承祖的后脑勺枕在两只叠起的手掌上，慢悠悠地对身旁的孩子他妈说道。“如今叫得响的学校都是只录取第一志愿的学生，我估计着咱们儿子的表现就是再失常，够上鹿角中学的录取线还是有富余的。要是报了四中，万一分数不够，第二志愿再不录取，那可就惨了，大拨儿轰吧！所以我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就跟鹿角中学漂上了。”

欧巴他妈叫陈冰虹，在一家超市里当营业员。说是营业员，每天的活儿其实就是盯贼，不停地在货架之间走来走去。一旦逮着贼，自己并无权拿主意，要将人赃送交保安处理。但是在家里，她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主儿，不仅经济大权在握，而且不知施了何种魔法，让两个男人都心甘情愿地听她指东指西的。对儿子她平日里盯得紧，管得也挺严，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关系到儿子将来的前途，她觉得还得要摆出一种民主的姿态，来听听丈夫的意见。

填报志愿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沈承祖两口子虽然也想到了万一，但是却没有料到，这万一还真落在了他们的头上。它来得是这样地出乎他们的意料，来得是这样地残酷无情。

在这个家庭里，首先承受这残酷的当然是欧巴本人。从参加完中考一直到今天，在这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是在期待之中度过的。爸爸和妈妈为他做出的选择，尽管事先并没有同他商量过，但是他从心里还是愿意的，因为他早就打听过了，鹿角中学有一个正规的足球场，还准备组建一个学生交响乐团。

“要是能考上这个学校倒也不错，不但能痛痛快快地踢球，还能够进乐团参加演出。”欧巴这些天来不止一次地这样幻想着。他心里非常清楚，今天女孩子们的崇拜对象，已经由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影视歌星，渐渐转移到了自己天天能够看得见，时时能够搭得上话儿的男孩子身上。当这种转移的苗头刚一出现时，欧巴便敏感地体察到了。可那时候学校里是要球场没球场，要乐队没乐队，自己纵然是有千般功夫，也没有在女生们面前展示的机会。其实论文，自己不但是学习尖子，还热爱音乐，一支双簧管吹得能令嘈杂化作宁静，能让路人驻足倾听；论武，自己在小学时就是足球场上的风云人物，不但带球过人的技术娴熟得叫不少女生们看得眼花缭乱，还能对当今世界的足球形势侃侃而谈。就凭这些，欧巴觉得自己要比刘德华、张学友这些大歌星们更具有吸引力，也更能使女生们着迷。

“快让我考上鹿角中学吧！那儿对我来说简直太有吸引力了。”在去学校看分的路上，欧巴在心里面为自己不停地祈祷着。

夏日正午的校园里阳光眩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花香。此刻，矗立在花圃前面的一溜玻璃橱窗下，前来看分的家长倒比学生还要多。欧巴挤进人群，一双眼睛急切地在那几大张淡黄色的纸上搜寻着自己的名字。他的心脏在猛烈地撞击着肋骨，似乎要觅个缝隙冲出皮肉，从胸腔里面跳将出来。他一目十行地看完了头一张纸上的名字后，一种不祥之感蓦地升腾了起来。不知是由于阳光太刺眼了，还是过于紧张了的缘故，他感到自己的

眼睛突然之间失却了正常的功能。在他的视线中，那几张纸忽而变成了一只万花筒，上面的文字和数字五彩斑斓，不停地变幻着各种形状，令他眼花缭乱，忽而又变成了一片蜂巢，那一个个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出来的字，顷刻之间化作一片黑压压的蜂子，冲他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踩到了站在身后的一位妇女的脚上。

那妇女疼得一面跺着脚，一面朝欧巴抱怨着。抱怨完了，立刻又把目光投向了橱窗。

这一声抱怨，把欧巴从一种懵懂的境界引了出来。他不由得用拳头狠捶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还没找到自己的名字究竟排在哪儿呢，躲个什么劲儿呀！

欧巴在心里狠狠地诅咒着自己，停止了步履上的后退。于是，他镇定了一下情绪，踮起脚尖儿，让视线越过堵在自己前面那位妇女的浑圆肩头，重新落在了那几张榜纸上。

中考成绩榜的编排和往年一样，是打乱班级界线，按着分数高低排列的。欧巴的目光掠过了600分以上的那一部分，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随后是600分到590分那一档，仍然没有；最后，他终于在582分那令他惨不忍睹的位置上，觅到了自己的大名。

完了，欧巴一面死盯着榜上的沈子聪三个字，一面在心底里绝望地叫道。那三个字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宋体字，字体的颜色黑中透着蓝，字前面是一连串的数字，那是属于独自享有的准考证号。现在，这数字和宋体字已经不再是刚才的万花筒和蜂子了，它们变成了一柄柄利

剑，径直捅向了欧巴的心窝。

欧巴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从那橱窗前面逃离开 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出了校门 来到阳光眩目的马路上的 当他意识到了头顶上已是一片灼热的时候，人已经走到了北馆公园的侧门口。这里距离自己的家仅有两条胡同了。

当欧巴走到瓦刀巷口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脚步。午后的巷子里静寂无人。由于路窄，所以巷子两旁那些并不算高的破旧房屋，便给人一种巍峨的感觉。阳光由于受到了某些阻碍 从房与房之间的空隙倾泄下来之后 便将那凹凸不平的路面，从中间齐整地划分成了阴阳两界。欧巴停在巷口，一脚踏在背阴处，一脚踏在了向阳处，脊背后却感到腾上来一股森森的凉气，犹如幽灵附体一般。这凉气使我不禁打了一个激灵，同时也使他即刻清醒了起来。这时在他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千万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这个不幸的结果。虽然他心里明白要将这件事隐瞒掉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已经成了他眼下的唯一的想法了。

欧巴犹豫地朝着自己家走去，尽管他知道这会儿爸爸正趴在单位里的那张大桌上，描着那些永远也描不完的图纸 而妈妈也在单位里的货架间踱来踱去地盯贼 家中没有一个人。可是他仍然迟疑着，不敢踏入这熟悉无比的院门。杂院里安静极了，一间间横七竖八的房间内，毫无生命存在的迹象。他壮壮胆子，然后便悄悄地溜过前院和中院 在后院自家门前站下了。

阳光穿过长在邻院里一棵老槐树的浓密枝叶后，在

那扇落了锁的旧门上 寻找到了它们的终点 并在那龟裂得一塌糊涂的门体上投下了一片斑驳。欧巴注视着这片斑驳 渐渐地竟从那毫无意义的图案中 看出一副幽灵般的古怪面孔。那面孔没有形状，但却生着一双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的眼睛，正愣愣地凝视着自己。它的鼻子和嘴似有似无 但却好像有一种动感 在欧巴的眼睛里就如同以前在电视节目中经常看到的水母一样，一开一合地在水中游荡。开则什么也不像，合却幻化成了变形的鼻子和嘴。欧巴心里清楚，这幽灵的尊容不过是自己眼睛产生的一种幻觉 但是却没有料到一个真实存在的幽灵 已经躲在某个地方正睥睨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更没有料到这个幽灵，还将会把家里的生活和自己的心绪搅得沸沸扬扬 难以安宁。

欧巴上前打开了门锁 他想拿走自己的鹌鹑后 再尽快地离开这里。这会儿，他对这个已经生活了 15 年的家，忽然产生了一种畏惧的感觉。他怕在这会儿遇上突然归来的父母 因为他料想到他们见到自己的头一句话，一定是询问中考的分数。

欧巴进了那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间里没有阳光 显得有些阴凉，令他觉得十分舒服。但此刻他没有心情来体味这种感受，他像贼一样倏地从小书架旁拎起了那只蒙着破旧皮面的小箱子，然后头也不回地溜出了家

趁着中午顾客稀少的空子，陈冰虹急忙来到了店门口拐弯处的公用电话亭内，往儿子的学校拨了一个电话。

当她知道了儿子的分数以后，紧接着又向接电话的老师追问道：

“那么您说沈子聪考鹿角中学就没有希望啦？”

“现在也不能肯定，还要看鹿角中学的录取情况。”那位听声音已经不很年轻了的女老师回答说。接着她又建议陈冰虹往鹿角中学打电话再询问一下。

询问的结果令陈冰虹大失所望。鹿角中学管招生的答复说：如今都是计算机录取，铁面无私。甭说是差八分，就是差一分也是不可能被录取的。不过，假如必录档没有录满，也有可能录取一些分数不够的学生。

“您的孩子考了多少分？”管招生的问。

“582分。这孩子平常的学习好着哪，哪次考试都是年级里的前几名。”陈冰虹连忙回答道。

对方在电话里沉吟了片刻后，用一种带有很明显的公事公办的口吻劝慰道：“分数太低了，恐怕……”

这微微拖长了的半句话，使陈冰虹忽然有了一种落水者抓到一根稻草的感觉。她又急急地问道：“那您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呢？”

“怎么走，这么办吧，您若是真的想让孩子上我们学校，那就抽空来一趟吧！”

陈冰虹问明了这位管招生的姓名之后，快快不快地放下了听筒。

也不知道从电话亭到店堂的这段路是怎么走过来的。陈冰虹回到货架中间以后，无论如何也集中不起来精神了。尽管一双眼睛还在东张西望的，可是脑子里面却乱成了一锅糨子。她本以为今天晚上可以阖家欢庆一下，

她甚至在水产组和禽蛋组的地盘里，看中了两条上好的鲤鱼和一只体大分量重的母鸡，单等下了班就去和那两个组里的姐儿们商量商量，便宜一些把它们给买下来，回家好好地庆祝一番儿子的成功。可是现在，看来这些东西是用不着了。

正在陈冰虹走神儿的当口，一位美丽的少妇从她的眼皮底下，将两瓶高级洗发液放进挎包里，然后大模大样地走过了收款台。

夏天天歇得晚，时辰虽然已经不早了，但天色仍是明晃晃的。大街上的下班族们此刻大都已经吃罢了晚饭，家境好的便窝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尽情地享受着空调带来的阵阵凉意。那些与这种人类伟大发明没有缘分的人们，为了躲避闷热，就只好三三两两地拿了小凳，坐在各家院门前的便道上，一边沐浴着过往汽车扬起的灰尘，一边百无聊赖地打发着这令人难熬的傍晚。

陈冰虹有气无力地蹬着自行车往家里奔，她这会儿的心情就如同弥漫在这条大街上面的空气一样恶劣极了。临下班的时候，经理发现了货和款对不上号，一查便查出了陈冰虹负责的货架上丢失了香皂、洗发液、护肤霜、口红等等好些种商品，就把她喊回来盘问。面对经理那对犀利的目光，陈冰虹真有一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的感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甚至当着经理的面儿，不光把自己的坤包亮了个底朝天，还忙中出乱，将一袭连衣裙自膝盖处一直撩到了头顶，以示自己没有做那掖鸡藏狗的小人勾当。那经理本无怀疑，手下监守自盗的

意思 不曾想会出现这类局面 望着毫无遮拦地呈现在眼前的这具仅穿着胸罩和三角裤的身体，这位五大三粗的男人倒是着实地大饱了一次眼福。然而，饱餐秀色过后的经理却没有领陈冰虹的情，仍然严严肃肃地盘问了她一番，并毫不客气地让她自掏腰包来赔偿店里的损失。陈冰虹感到丢丑又破财，便又羞又怒地将几张钞票朝经理面前一甩，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店门。

回到家里，她的火儿更大了。只见屋子里闷热难当，但却是门窗紧闭，丈夫一个人正在地上转磨磨儿。

“你可回来啦！”一见陈冰虹进门儿 沈承祖就立刻迎了上来 急切地问道：“聪聪没去找过你 他考得怎么样？”

“你去问他自己吧！”陈冰虹没好气地说道。她将坤包朝床上一丢，就去小厨房里面掀锅盖，掀了一只又一只 见四个锅里都是空空的 便赌气地用锅铲朝着它们乱敲一气。

“真是的 回来那么早 也不张罗着做做饭 净等着吃现成的呀！”

沈承祖似乎没有注意到妻子的情绪，跟在她身后也进了厨房。

“出去出去 烦死人了 不是跟你说了 问他自己去嘛！”

“你叫我去问谁 聪聪根本就没在家 我还以为你们会一起回来呢！”沈承祖也火了。

“怎么 聪聪不在家？”陈冰虹定了定神儿 火气顿时减了几分，一种不祥的感觉立刻攫住了她。“你回来他就没在家？”她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

得到了丈夫肯定的回答之后，陈冰虹有点儿慌神儿了。她知道 如今的孩子可是招惹不得，一有不顺心的茬儿 动辄自杀 再不就是离家出走 报纸和杂志上不是三天两头地净登这些事情吗？聪聪会不会……想到这儿，她三把两把地解下刚刚围上腰际的围裙，推了一把正站在身旁发愣的丈夫，大声喊道：“还愣着干什么 袂去找呀！”

## 2

欧巴拎着他的那只小乐器箱子，已经在北馆公园里溜荡两三个钟头了。中午看完考分以后，他曾经在这公园门口驻足过一小会儿 那时候从门口朝里面望去 只见园里林木森森 游人稀少 极是安静。当时 欧巴就选中了这里作为自己躲避父母追问分数的理想场所。然而等他从家里取来双簧管以后走进公园一看，不禁大失所望。原来 在里面的凉亭上 在树荫下 在假山背后 在鱼池岸边 在一切阳光没有直射的地界儿 都有人或坐或蹲或躺或散步。伴随着这些各色各样姿态的 是下棋、打牌、神聊等等一系列人类所特有的娱乐方式。更有新鲜的，有几位须发苍白的男男女女，竟将一张考究的麻将桌搬到这儿，唏哩哗啦地修起了长城。欧巴几乎把整个公园都转遍了，也没能寻觅到一处适合自己眼下心境的所在。就在他准备离开这里另谋他处的当口儿，透过小树林碰巧瞥见了有一对儿谈着恋爱，却不知因为什么闹起了别扭的男女 忽然离开了他们所占据的那一片空间 怒气冲冲地各奔东西 留下来一条绿色的长椅。立时 这长椅就像一条魔力强大的磁石，诱惑着已经转悠得有些心灰意冷